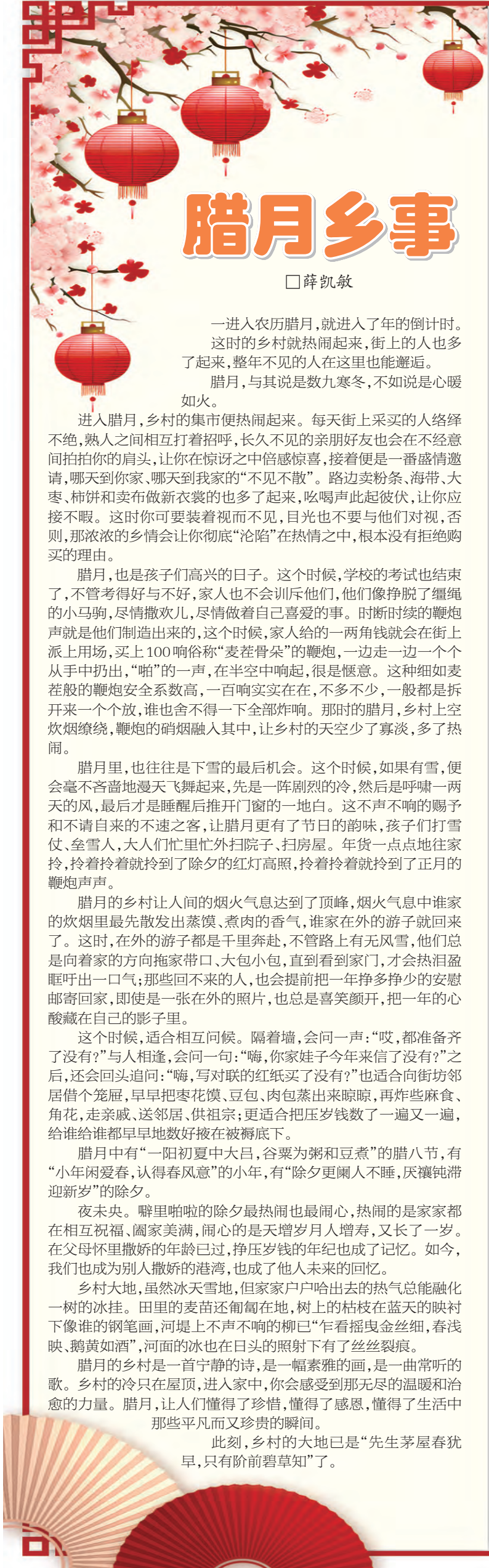




腊月乡事

□薛凯敏

一进入农历腊月,就进入了年的倒计时。这时的乡村就热闹起来,街上的人也多了起来,整年不见的人在这里也能邂逅。腊月,与其说是数九寒冬,不如说是心暖如火。

进入腊月,乡村的集市便热闹起来。每天街上采买的人络绎不绝,熟人之间相互打着招呼,长久不见的亲朋好友也会在不经意间拍拍你的肩头,让你在惊讶之中倍感惊喜,接着便是一番盛情邀请,哪天到你家、哪天到我家的“不见不散”。路边卖粉条、海带、大枣、柿饼和卖布做新衣裳的也多了起来,吆喝声此起彼伏,让你应接不暇。这时你可要装着视而不见,目光也不要与他们对视,否则,那浓浓的乡情会让你彻底“沦陷”在热情之中,根本没有拒绝购买的理由。

腊月,也是孩子们高兴的日子。这个时候,学校的考试也结束了,不管考得好与不好,家人也不会训斥他们,他们像挣脱了缰绳的小马驹,尽情撒欢儿,尽情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时断时续的鞭炮声就是他们制造出来的,这个时候,家人给的一两角钱就会在街上派上用场,买上100响俗称“麦茬骨朵”的鞭炮,一边走一边一个个从手中扔出,“啪”的一声,在半空中响起,很是惬意。这种细如麦茬般的鞭炮安全系数高,一百响实实在在,不多不少,一般都是拆开来一个个放,谁也舍不得一下全部炸响。那时的腊月,乡村上空炊烟缭绕,鞭炮的硝烟融入其中,让乡村的天空少了寡淡,多了热闹。

腊月里,也往往是下雪的最后机会。这个时候,如果有雪,便会毫不吝啬地漫天飞舞起来,先是一阵剧烈的冷,然后是呼啸一两天的风,最后才是睡醒后推开门窗的一地白。这不声不响的赐予和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让腊月更有了节日的韵味,孩子们打雪仗、垒雪人,大人们忙里忙外扫院子、扫房屋。年货一点点地往家拎,拎着拎着就拎到了除夕的红灯高照,拎着拎着就拎到了正月的鞭炮声声。

腊月的乡村让人间的烟火气息达到了顶峰,烟火气息中谁家的炊烟里最先散发出蒸馍、煮肉的香气,谁家在外游子就回来了。这时,在外的游子都是千里奔赴,不管路上有无风雪,他们总是向着家的方向拖家带口、大包小包,直到看到家门,才会热泪盈眶吁出一口气;那些回不来的人,也会提前把一年挣多挣少的安慰邮寄回家,即使是一张在外的照片,也总是喜笑颜开,把一年的心酸藏在自己的影子里。

这个时候,适合相互问候。隔着墙,会问一声:“哎,都准备齐了没有?”与人相逢,会问一句:“嗨,你家娃子今年来信了没有?”之后,还会回头追问:“嗨,写对联的红纸买了没有?”也适合向街坊邻居借个笼屉,早早把枣花馍、豆包、肉包蒸出来晾晾,再炸些麻食、角花,走亲戚、送邻居、供祖宗;更适合把压岁钱数了一遍又一遍,给谁给谁都早早地数好掖在被褥底下。

腊月中有“一阳初夏中大吕,谷粟为粥和豆煮”的腊八节,有“小年闲爱春,认得春风意”的小年,有“除夕更阑人不睡,厌襁钝滞迎新岁”的除夕。

夜未央。噼里啪啦的除夕最热闹也最闹心,热闹的是家家都在相互祝福、阖家美满,闹心的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又长了一岁。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已过,挣压岁钱的年纪也成了记忆。如今,我们也成为别人撒娇的港湾,也成了他人未来的回忆。

乡村大地,虽然冰天雪地,但家家户户哈出去的热气总能融化一树的冰挂。田里的麦苗还匍匐在地,树上的枯枝在蓝天的映衬下像谁的钢笔画,河堤上不声不响的柳已“乍看摇曳金丝细,春浅映、鹅黄如酒”,河面的冰也在日头的照射下有了丝丝裂痕。

腊月的乡村是一首宁静的诗,是一幅素雅的画,是一曲常听的歌。乡村的冷只在屋顶,进入家中,你会感受到那无尽的温暖和治愈的力量。腊月,让人们懂得了珍惜,懂得了感恩,懂得了生活中那些平凡而又珍贵的瞬间。

此刻,乡村的大地已是“先生茅屋春犹早,只有阶前碧草知”了。



泥坝里的中国

□邵希贤

万古如长夜
有呜咽之音在塬上回响
风吹歪走路的人
又被黄河风挟裹着前行

腐叶与部落交错
泥坝模拟鸟叫、鹿鸣
和牛角号的响亮
有趣味,也有集结
愤懑的臂力跌落地面
那一日被神垦的大手拾起

东方天体裂一道熹微
登上诗、礼、乐神坛的古坝
以泥土雅韵
挾社稷江山步入楚人歌
以及月满弦的秘境
在人间呼天抢地
凿开一条
蜿蜒透亮的通灵之河

孟津渡歃血为盟的岩画
一直鲜活
每当我踏沙前来凭吊
看那鼎沸誓言
与河洛风悲壮相拥

黄河水与遍地的
小麦、高粱、土豆苦命相连
与人间的荒年苦命相连
一眼望不到边的田上
坝声流淌古风
有人看见西部苍凉的河湟皮影
有人陶醉京剧、豫剧
和震天响的陇上秦腔

一粒鸟鸣,一畦水稻,一弯溪流
抑或一声奶声奶气的儿歌
在早晨如此鲜亮

元旦跑步

□高光照

一
此时,零点迎新年的
钟声犹在耳边
此刻,大太行的雄魂和
大黄河的胆魄 汇聚盘旋
龙源湖塔前广场
长跑的人们整装列队
等待出发

二
东方天际的那抹红霞
在如飞的脚步中渐次放大
湖面薄冰
封存昨天的水波
脚下的落叶
正在不舍地告别

三
旌旗猎猎,国歌雄壮
全民健身,激情飞扬
发令枪响起
一支支队伍 紧跟旗帜
迎着新的太阳
跑向新的希望

姥姥的眼泪

□孙牧妍

姥姥的眼泪,是幽居深谷的一片汪洋,时间久了,便褪去纯粹,饱含沧桑、悲辛,凝聚了她大半辈子的喜乐与哀愁。

她的眼泪,不多,但顷刻间就会落下。

从小我就是个被爱包围的孩子,姥姥、姥爷总是把我当公主一样呵护,好像爱我多一点,就是在延续对他们女儿的爱。在老房子住的时候,白天妈妈去上班,家里只有姥姥、姥爷和我。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像现在,但作为妈妈的第一个孩子,该给我的疼爱,他们没少半分。小时候我身体不好,是医院病房的常客。每天忙着给病人打吊针的妈妈总是连饭都没时间吃,呼唤铃好像连环扣般让妈妈应接不暇,对我更是无力贴身照顾。姥姥的臂弯,便成了我最温馨的摇篮,摇着摇着,我就打着小鼾熟睡过去,忘记了病魔的痛苦。

从小到大凡是在家的日子,我总是喜欢一觉睡到很晚,醒来的时候,姥爷会拿着从市场买来的鸡腿塞到我小小的手里。卤面、炸酱面和酱排骨可是姥爷的拿手好菜,我最喜欢吃,他也喜欢给我做。姥爷的爱无声,却浩荡。他从来没有向谁强调过对这个家的付出,只是偶尔会神采飞扬地设想未来我成龙成凤的场景。岁月在他的脸庞修筑着一条条蜿蜒的小路,却没有吞噬他的精气神。恍惚间,我已经长大成人,他还是有着当年一辆摩托车走南闯北的神气。老街区的鸡腿现在买不到了,每次回家的时候,他手里会拎着我爱吃的烤鸭。

姥姥喜欢叫我“乖妍妍”,直到现在我快20岁了,她还是这样叫着。这声“乖”是细流,是飞鸟,是悠悠的风,掠过我的整个童年和青春。小时候的我像一只不涉尘世的雏鸟,姥姥把我对她的依偎视为勋章,逢人便说外孙女和她最亲。

她喜欢和我讲述她的过去,讲述妈妈的过去。

讲到妈妈的时候,她总是哽咽的。她的泪腺不算发达,只有提到至亲至爱之人才会如此动情。时光赋予了她一双敏感的眼眸,每每流泪就像一场雨下得滂沱。她的目光透着老花镜望着,这目光承载着她对生命的惋惜和对岁月的敬畏。原来身为一位“母亲”的爱,殊途同归。眼泪滑落岁月的沧桑纹理,我只感到她的心疼与无奈,就像一坛酒,时间赋予它醇香,却无言它的曾经。

姥姥从小就是泥土的孩子,恰迎新中国成立的春风。她说,年轻时怎么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在城里过上好日子。年过七旬,她的身材变得愈发矮小,却是抱过我最多的人。

如今我身在外地,当我投身黑夜,感受生命的温度,却又忍不住窥探过去在怀抱中的自己。彼时这分温度会给予我些许希望,化为甘霖滴落在我贫瘠的心田。

她的眼泪或许从未停止,只是在看不见的角落,就像她的爱从来不会被埋没,汇聚成霖,丰盈一代又一代。这不朽,是亲情的洗礼,让我的生命也如同花儿被浇灌,虽历经风雨,也暗香浮动。

再也不愿想那落花为泥的生命。但愿遥远的送别,无声却有力量。

而那首小时候的歌,依然悠扬。